

# 介紹楊亮功先生「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」

吳 俊 升

年初，我因就養於子女，遷居美國西部。平日僻處太平洋之濱，東顧茫茫，殊覺索居寡歡。忽然接到老友楊亮功先生寄贈的近著「早期三十年教學生活」，如聞空谷足音，忻喜無限。拜讀以後，深覺此書并非泛泛的片斷回憶錄，而是一個教育家人格的示範，又是很可珍貴的中國近代教育史料；不僅我個人欣賞和欽佩，且有向習教育者和從事教育者，以及中國近代教育史的述作者介紹的價值和必要。

在介紹本書以前，爲求讀者對於本書增加了解，宜對本書作者先作一簡介。其實，作者亮功先生是無須介紹的。可是我要特別介紹的，是他雖然官居清要極品，而他却是一個澈始澈終的教育家。教育是他的終身事業，而作高官僅是出於偶然。亮功先生自北大畢業以後，即曾任教中學，曾一度任中學校長。其後出國進修教育，回國後即任教大學，並先後任中國公學副校長與安徽大學校長。後來回母校北大任教，他一直是從事教育的。他在北大任教時，我與他有共事之雅。他轉任監察委員，即在此時，而是事出偶然，我恰巧可作一見證。原來當時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想擴大監察院基礎，有意羅致教育界知名人士爲監察委員。在民國廿二年，有一天，亮功先生和我在課餘，

正同遊北平東安市場。見有當日晚報，隨便購閱一份，報上却載有亮功先生被任監察委員消息。他事前不知此事，頗覺詫愕。後來才知由於右老爲中國公學老校友，賞識亮功兄協辦中國公學的成績表現而有此任命。他暫離教育界而服官監院，潔身奉公，整肅官常，仍然未脫教育家本色。抗戰期間，他任皖贛監察使，巡視前方與敵後，冒險犯難，完成使命，著有「星軺小記」。其中記載許多臨難不退的事跡，可以立懦廉頑。勝利以後，他再任安徽大學校長，復理舊業，不幸就事未久，即以地方淪陷而離職。但是他在兵慌馬亂，倉卒撤退之後，還專程到教育部面辭。（其時安大已改國立）尤其難能者，他還將安大經費節餘銀元若干，親自攜帶交還國庫。其時，我適在教部服務，對於他如此廉隅細謹的操守，印象很深。政府遷台以後，他在師範大學一直任教，至退休爲止。中間曾一度回監察院任祕書長。後來改官考試院，被選任爲考試委員，副院長，與院長。銓選人才，乃是作育人才的延續，其職務仍是與教育有關的。他雖歷任清要，但是始終兼任師範大學教授，未離教育生涯。教學而外，還從事教育研究與著述。他對於中西教育史的比較研究，開其先路，並有精深造詣。一部分研究的

結果，發表於他的專著「中西教育思想之演變與交流」和「先秦文化之發展」。他又曾翻譯美國著名教授克伯萊（E.R. Cubberley）的西洋教育史爲中文，成爲研究及實施教育者的主要參考書。「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」中有關教育學部分，也是他所主編，成爲中國最新最完備的一部教育辭典。他在服官期間，雖公務煩忙，仍不忘教育。對於教學研究與著述，雖在老年，樂此不疲，實爲同輩人士中所少有。他自考試院退休以後，改任資政，還兼任東吳大學校董會董事長，與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董事長，始終不忘教育。所以我稱他爲一個澈始澈終的教育家。他的卓越的 education 家的身份，未嘗爲他會作高官所掩映。他在本書前言中，曾引康南海的詩句：「曲徑危橋都歷遍，出身依舊一吟身」，爲他始終爲一教育家寫照，實在是非常確切的。

介紹過本書作者之後，我再介紹本書內容的特色。本書乃是中國教育與文化轉變時期，一個典型的教育家的自我傳記。內容不僅包括作者求學與辦學的經過，而且對於他如何治事與做人，均有敘述。作者最初是研究中國文學的，對於傳統文化，卓受薰陶。他的如何治事與做人，在本書所述的，都是儒者的行誼。是值得大家景仰而

效法的。在此偏重科技，只講事功，少注意做人與做事的節操風度的時期，亮功先生的儒者行誼，尤其是值得崇敬的。

本書所述作者生活的第一階段——求學與教學的階段——時距為自光緒二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二年。這一時期，正是中國教育與文化轉變與過渡時期。由私塾教育轉為學校教育；由傳統學術思想轉為西洋學術思想；由古典文學轉為白話文學。這種變化，作者在求學與教學期間，均曾親身經歷。他初在家鄉受私塾教育，後來進小學、中學，入北大受新式教育。在北大時，正是新舊文化衝擊的時期，作者目擊身經。北京大學畢業後，他教過中學。後來留學美國，專習教育，取得博士學位，受過美國新教育的洗禮。回國後，在各大學任教或主持校務，仍在新舊教育，新舊學術思想衝突與適應時期。亮功先生在這一偉大的時期內受教與辦學，把他親身的經歷寫成此書。此書不僅是作者個人的教育經驗的記錄，也是中國近代教育的一段縮影。此書不僅對從事教育者有啓發作用，還供給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珍貴史料。因此，此書在教育價值而外，還具有歷史價值。這是本書最重要的特色。

本書重要部分，為作者辦大學的經驗的記述，堪為從事高等教育者借鑑，也是特色之一。他兩次任安大校長，一次協助胡適之先生辦中國公學，雖然時間不長，但都能使條件不十分具備，或環境有特別困難的大學，逐漸進入軌道，並建立規模，實是難能可貴，值得辦學者參考。他辦大學高明之處，單舉羅致教授一點，即可證明。

讀者試閱本書七八—七九頁中所載，他初任省立安徽大學所延聘的教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各學系主任及教授的名單，即可見到這些都是國內數一數二的知名學者。這陣容在現在國立大學中，亦算是難得之選。在當時的地方大學而能有此，可見楊校長羅致人才手法之高明了。他在中國公學任副校長時，實際負責一般校務。他把一個久經風潮經費困難的一個私立大學，能做到收支平衡，又能延攬名師，提高學術水準，並以適當的訓育方法管理學生，養成優良校風。作者回國不久，長才小試，即有此成績，亦可供私人辦學效法。因此，我想到如有機會能給亮功兄主辦一所規模較大的國立大學，他必能格外發揮所長，辦成一所出色的高等學府。對國家培育人才和發揚學術文化，必有超卓的貢獻。可惜機緣不巧，未得其用。他乃由作育人才，轉而選銓人才，這乃是教育方面的損失。

本書的另一特色，乃是文詞的優美。作者由於文學的修養，記敘極為生動。其中對於北大當時幾個出色教授的描寫，使黃季剛、劉申叔、錢玄同諸位大師的聲音笑貌，躍然紙上，頗能增加閱讀的趣味。

本書除了前七章敘述教學生活而外，最後還附錄四章，分別悼念作者的業師——蔡子民、胡適之、蔣孟麟和克伯屈 (William Kilpatrick) 四位先生。作者飲水思源，學不忘本。對於四位業師的悼念，見於文字，乃是尊師重道的表現。在少講師道的今日，這種表現是值得效法的。他對於四先生悼念之詞，適如其人，適如其分，

乃是四篇難得的佳作。這四位先生，我也曾親承聲教。據我的體驗，作者對於四位先生學問、德業、事功的敘述，均屬確切，未嘗因師生私情而有任何溢美之詞。這四篇文章，也供給了知人論世的史家一種珍貴的親切史料。

我與亮功先生論交甚久，相知甚深。在教育工作方面，又係同道同工。在閱讀他的大著以後，不敢自秘，特將其教育家的風範以及書中的特點，介紹於讀者。自審尚無偏私溢美之詞，仍望讀者指正。

#### 更正

本刊上期第七頁賴景瑚先生「西安事變時的洛陽」首段第三行「五十年前」係「四十四年前」之誤。特此更正。

編者